

论词随笔 清 沈祥龙撰

○论词随笔小序余偶学倚声，未谙格律，乃取宋、元以来诸家词，探究其个旨。又历询先辈之能词者，偶有所得，则笔而存之。顾於词终未能工，亦不欲求其工也。光绪戊戌夏六月。

○离骚之旨即词旨词者诗之馀，当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悱而不乱，离骚之旨，即词旨也。

○词导源於诗词导源於诗，诗言志，词亦贵乎言志。淫荡之志可言乎哉？“琼楼玉宇”识其忠爱，“缺月疏桐”，叹其高妙，由於志之正也。若绮罗香泽之态，所在多有，则其志可知矣。

○词出於古乐府词出於古乐府，得乐府遗意，则抑扬高下，自中乎节，缠绵沉郁，胥洽乎情。

徒袭花间、草堂之肤貌，纵极富丽，古意微矣。

○词祖屈宋屈、宋之作亦曰词，香草美人，惊采绝艳，後世倚声家所由祖也。故词不得楚骚之意，非淫靡即粗浅。

○词贵妙司词得屈子之缠绵悱恻，又须得庄子之超旷空灵。盖庄子之文，纯是寄言，词能寄言，则如镜中花，如水中月，有神无迹，色相俱空，此惟在妙悟而已。严沧浪云：惟悟乃为当行，乃为本色。

○词贵意内言外说文，意内而言外曰词。词贵意藏於内，而迷离其言以出之，令读者郁伊怆快，於言外有所感触。

○词之体格如诗词之体格如诗，小令，诗之五言也，长调，诗之七言也。小令贵工整，贵超脱。长调贵动宕，贵沉郁。然亦贵相通相济。

○词之比兴多於赋诗有赋比兴，词则比兴多於赋。或借景以引其情，兴也。或借物以寓其意，比也。盖心中幽约怨悱，不能直言，必低徊要眇以出之，而後可感动人。

○唐词分二派唐人词，风气初开，已分二派。太白一派，传为东坡，诸家以气格胜，於诗近西江。飞卿一派，传为屯田，诸家以才华胜，於诗近西昆。後虽迭变，总不越此二者。

○词体各有所宜词之体，各有所宜，如吊古宜悲慨苍凉，纪事宜条畅漾，言愁宜呜咽悠扬，述乐宜淋漓和畅，赋闺房宜旖旎妩媚，咏关河宜豪放雄壮。得其宜则声情合矣，若琴瑟专一，便非作家。

○词有婉约有豪放词有婉约，有豪放，二者不可偏废，在施之各当耳。房中之奏，出以豪放，则情致绝少缠绵。塞下之曲，行以婉约，则气象何能恢拓。苏、辛与秦、柳，贵集其长也。

○词有三法词有三法，章法、句法、字法也。章法贵浑成，又贵变化。句

法贵精炼，又贵洒脱。字法贵新隽，又贵自然。

○词有三要词有三要，曰情、曰韵、曰气。情欲其缠绵，其失也靡。韵欲其飘逸，其失也轻。气欲其动宕，其失也放。

○作词须择题作词须择题，题有不宜於词者，如陈腐也、庄重也、事繁而词不能叙也、意奥而词不能达也。几见论学问、述功德而可施诸词乎？几见如少陵之赋北征、昌黎之咏石鼓而可以词行之乎。

○词贵协律与审韵词贵协律与审韵。律欲细，依其平仄，守其上去，毋强改也。韵欲纯，限以古通，谐以今吻，毋混叶也。律不协则声音乖，韵不审则宫商乱，虽有佳词，奚取哉？

○小令作法小令须突然而来，悠然而去，数语曲折含蓄，有言外不尽之致。著一直语、粗语、铺排语、说尽语，便索然矣。此当求诸五代宋初诸家。

○长调作法长调须前後贯串，神来气来，而中有山重水复、柳暗花明之致。句不可过於雕琢，雕琢则失自然。采不可过於涂泽，涂泽则无本色。浓中间以淡语，疏句後接以密语，不冗不碎，神韵天然，斯尽长调之能事。

○词中对句词中对句，贵整炼工巧，汉动脱化，而不类於诗赋。史梅溪之“做冷欺花，将烟困柳”，非赋句也。晏叔原之“落花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，晏元献之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非诗句也。然不工诗赋，亦不能为绝妙好词。

○词中换头词换头处谓之过变，须辞意断而仍续，合而仍分。前虚则後实，前实则後虚，过变乃虚实转捩处。

○词中起结词起结最难，而结尤难於起。结有数法，或拍合，或宕开，或醒明本旨，或转出别意，或就眼前指点，或於题外借形，不外白石诗说所云“辞意俱尽，辞尽意不尽，意尽辞不尽”三者而已。

○词重发端诗重发端，惟词亦然，长调尤重。有单起之调，贵突兀笼罩，如东坡“大江东去”是。有对起之调，贵从容整炼，如少游“山抹微云，天黏衰草”是。

○词中虚字词中虚字，犹曲中衬字，前呼後应，仰承俯注，全赖虚字灵活，其词始妥溜而不板实。不特句首虚字宜讲，句中虚字亦当留意，如白石词云“庾郎先自吟愁赋，淒淒更闻私语”，先自、更闻，互相呼应，餘可类推。

○词之用字词之用字，务在精择。腐者、哑者、笨者、弱者、粗俗者、生硬者、词中所未经见者，皆不可用。而叶韵字尤宜留意，古人名句，末字必新隽响亮，如“人比黄花瘦”之瘦字，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之闹字皆是。然有同此字，而用之善不善，则存乎其人之意与笔。

○词贵炼字炼字贵坚凝，又贵妥溜。句中有炼一字者，如“雁风吹裂云痕

”是，有炼两三字者，如“看足柳昏花暝”是，皆极炼如不炼也。

○词品高低古诗云：“识曲听其真。”真者，性情也，性情不可强。观稼轩词知为豪杰，观白石词知为才人，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。词品之高低，当於此辨之。

○言情贵真词之言情，贵得其真。劳人思妇，孝子忠臣，各有其情。古无情之词，亦无假其情之词。柳、秦之研婉，苏、辛之豪放，旨自言其情者也。必专言懊侬、子夜之情，情之为用，亦隘矣哉。

○词本古乐府词有於闺情者，本诸古乐府，须实有寄，言外自含高妙，始合古意。否则，绮罗香泽之态，适以掩风骨，汨心性耳。

○词当意馀於辞词当意馀於辞，不可辞馀於意。东坡谓少游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”二句，只说得车马楼下过耳，以其辞馀於意也。若意馀於辞，如东坡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”，用张建封事。白石“犹记深宫旧事，那人正处里、飞近蛾绿”，用寿阳事，皆为玉田所称。盖辞简而馀意悠然不尽也。

○词有讽味词不显言直言，而隐然能感动人心，乃有关系，所谓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

也。南唐李後主游宴，潘佑进词云：“楼上春寒山四面，桃李不须夸烂漫。已失了春风一半。”盖谓外多敌国，地日侵削也。後主为之罢宴。词能如此，何减谏章。

○词宜自然词以自然为尚，自然者，不雕琢、不假借、不著色相、不落方詮也。古人名句，如“梅子黄时雨”、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不外自然而已。

○词宜清空词宜清空，然须才华富，藻采缛，而能清空一气者为贵。清者不染尘埃之谓，空者不著色相之谓。清则丽，空则灵，如月之曙，如气之秋，表圣品诗，可移之词。

○词宜浓淡适中词不宜过於设色，亦不宜过於白描。设色则无骨，白描则无采，如粲女试妆，不假珠悴而自然浓丽，不洗铅华而自然淡雅，得之矣。

○词全赖一清字词不尚铺叙，而事理自明，不尚议论，而情理自见，其间全赖一清字。骨理清，体格清，辞意清，更出以风流蕴藉之笔，则善矣。

○词宜空闲词当於空处起步，闲处著想，空则不占实位，而实意自笼住。闲则不犯正位，而正意自显出。若开口便实便正，神味索然矣。

○词之妙在神不在迹词韶丽处，不在涂脂抹粉也。诵东坡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，水殿风来暗香满”句，自觉口吻俱香。悲慨处不在叹逝伤离也，诵耆卿“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句，自觉神魂欲断。盖皆在神不在迹也。

○词须含蓄含蓄无穷，词之要诀。含蓄者意不浅露，语不穷尽，句中有馀味，篇中有馀意，其妙不外寄言而已。

○词须雅正宋人选词，多以雅名，俗俚固非雅，即过於秣艳，亦与雅远。雅者其意正大，其气和平，其趣渊深也。

○词须幽涩皱瘦词能幽涩，则无浅滑之病，能皱瘦，则免痴肥之诮。观周美成、张子野两家词自见。

○词须气象壮阔词於清丽圆转中，间以壮阔之句，力量始大，玉田词往往如此。四言如“浪挟天浮，山邀云去”，五言如“月在万松顶”，七言如“衰草凄迷秋更绿”等句，皆气象壮阔，不作纤纤之态，但可付女郎低唱也。

○词须情景双绘词虽浓丽而乏趣味者，以其但知作情景两分语，不知作景中有情、情中有景语耳。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、“落红万点愁如海”，皆情景双绘，故称好句，而趣味无穷。

○词不宜俗白石诗云：“自制新词韵最娇”，娇者如出水芙蓉，亭亭可爱也。徒以嫣媚为娇，则其韵近俗矣。试观白石词，何尝有一语涉於嫣媚。

○词须有馀音坡公赤壁赋云：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馀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”词之音节意旨能合乎此，庶可吹洞箫以和之。

○词须用意深用笔曲词之妙，在透过，在翻转，在折进，“自是春心撩乱，非关春梦无凭”，透过也。“若说愁随春至，可怜冤煞东风”，翻转也。“山映斜阳天接水，芳草无情、更在斜阳外”，折进也。三者不外用意深，而用笔曲。

○词贵愈转愈深词贵愈转愈深。稼轩云：“是他春带愁来，春归何处，却不解带将愁去。”

玉田云：“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春已堪怜。”下句即从上句转出，而意更深远。

○词中写景言情之善者写景贵淡远有神，勿堕而奇险。言情贵蕴藉有致，勿浸而淫褻。晓风残月，衰草微云，写景之善者也。红雨飞愁，黄花比瘦，言情之善者也。

○词中咏古榛苓思美人，风雨思君子，凡登临吊古之词，须有此思致，斯兴高远，万象皆为我用，咏古即以咏怀矣。

○词中感时感时之作，必借景以形之。如稼轩云：“算只有殷勤，画檐蛛网，尽日惹飞絮。”同甫云：“恨芳菲世界，游人未赏，都付与莺和燕。”不言正意，而言外有无穷感慨。

○词中咏物咏物之作，在借物以寓性情。凡身世之感，君国之忧，隐然蕴於其内，斯寄遥深，非沾沾焉咏一物矣。如王碧山咏新月之眉妩，咏梅之高阳

台，咏榴之庆清朝，皆别有所指，故其词郁伊善感。

○词当辨韵味词之蕴藉，家还少游、美成，然不可入於淫靡。绵婉宜学耆卿、易安，然不可失於纤巧。雄爽宜学东坡、稼轩，然不可近於粗厉。流畅宜学白石、玉田，然不可流於浅易。此当就气韵趣味上辨之。

○运用书卷有法运用书卷，词难於诗。稼轩永遇乐，岳倦翁尚谓其用事太实。然亦有法，材富则约以用之，语陈则新以用之，事熟则生以用之，意晦则显以用之，实处间以虚意，死处参以活语，如禅家转法华，弗为法华转，斯为善於运用。

○词须有书卷气词不能堆垛书卷，以夸典博，然须有书卷之气味。胸无书卷，襟怀必不高妙，意趣必不古雅，其词非俗即腐，非粗即纤。故山谷称东坡卜算子词，非胸中有万卷书，孰能至此。

○用成语贵浑成用成语，贵浑成，脱化如出诸己。贺方回“旧游梦挂碧云边，人归落雁後，思发在花前”，用薛道衡句，欧阳永叔“平山栏槛倚晴空。山色有无中”，用王摩诘句，均妙。李易安“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”，用世说新语，更觉自然。稼轩能合经史子而用之，自其才力绝人处，他人不宜轻效。

○词贵兼通古文诗赋词於古文诗赋，体制各异。然不明古文法度，体格不大，不具诗人旨趣，吐属不雅，不备赋家才华，文采不富。王元美艺苑卮言云：“填词虽小技，尤为谨严。”贺黄公词筌云：“填词亦兼辞令议论叙事之妙。”然则词家於古文诗赋，亦贵兼通矣。

○词非小技以词为小技，此非深知词者。词至南宋，如稼轩、同甫之慷慨悲凉，碧山、玉田之微婉顿挫，皆伤时感事，上与风骚同旨，可薄为小技乎。若徒作侧艳之体，淫哇之音，则谓之小也亦宜。

○词宜新警浑成词调有生熟，有谐拗，熟者多谐，生者多拗。熟而谐者，贵逐字锤炼，求其新警。生而拗者，贵一气旋转，求其浑成。新警则熟者不熟，浑成则生者不生矣。

○词贵相题选调词调不下数百，有豪放，有婉约，相题选调，贵得其宜。调合，则词之声情始合。又有一调数体者，择古人通用之体填之，或字句参差，不必从也。

○词林韵释最古词韵以宋べ斐轩词林韵释为最古，其韵以入声分隶三声，与周德清中原音韵同。词当用入韵，即以分隶之入声叶之，如屋、木等字隶鱼、模，上去一韵可叶者也。斛、濮等字隶鱼、模，平韵则不可当灰叶矣。词调若忆秦娥、暗香、疏影等，必用入韵，须其字作上去，且同隶一部者始可用。或入作平，或非一部而误叶之，即为失韵。

○词韵不通叶词韵，凡古韵不通者，本不可叶。古韵通者，亦有可叶不可

叶之别。即一韵亦然，如元韵中袁、烦、暄、鸳，阮韵中远、蹇、晚、反之类，音既不谐，万难通叶，馀可类推。

○入声可代平声张玉田词源，谓平声可代以上入。沈伯时谓入声可代平声。安中林韵释入声有作平声者，有作上去者。知入作平者可代平，作上去者不可代平也。上代平，亦必就音审择。

○上去须辨沈伯时谓上去不宜相替，故万氏词律於仄声辨上去最严。其曰上声舒徐和软，其腔低。去声激厉劲远，其腔高。此说本诸明沈去声当高唱，上声当低唱也。

词必用上去者，如白石“哀音似诉”句之似诉字。必用去上者，如“西窗又吹暗雨”句之暗雨字。

○词选善本词选自花间、草堂後，周氏绝妙好词选择最精当。朱竹宋元词综，搜罗美备，亦称善本，然欲学词，仍须博观诸家全集，以穷其变，而约以取之，斯能集古人之所长矣。